

记忆中的元宵节

元宵节将至,如果说除夕的主题是团圆,那么元宵节则是一场狂欢,赏花灯、吃元宵、猜灯谜、舞狮子……元宵节习俗还真不少。记忆中的元宵节是怎样的呢?就让我们跟随几位作者一探究竟吧!

——编者



扭秧歌

陈士琴

这几天,看到大街小巷高悬在树上那一串串的彩灯,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上世纪90年代末,回想起西山矿务局元宵佳节闹红火的热闹场面。

那时整个西山矿区的群众文化活动,亦是生机盎然。刚退休不久的我,也参与其中:协助创办矿区老年合唱团,参加正月十五闹红火。

那些年,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夕,矿区四处张灯结彩,从各单位选送来的形状各异、大小不一的灯笼,以及一条条五彩斑斓的谜语,挂在街头巷尾。顿时,那条通往西山矿区的大道上,彩旗飘扬,热闹非凡。元宵节的清晨,参加矿务局群众文化活动展演的,十几支来自基层单位耍红火的队伍,早早就集中在通往局办公大楼的路口,准备出发。踩高跷、扭秧歌、霸王鞭、红绸舞、打腰鼓、锣鼓队、耍旱船、舞龙,花样繁多。

这样的活动我参加过几次,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侯耐兰老师。

如今,侯老师已85岁高龄。1995年退休后她便积极投身于矿区群众的文化宣传活动。当时,老矿区的职工家属众多,她主动组织大家学习扭秧歌、打腰鼓、舞霸王鞭。别看这些活动源自民间,想要学会可并非易事。侯老师每次在教大家之前,都会先自己在家中熟练掌握,而后再逐一进行传授。碰上学习进度较慢的人,还要手把手地耐心辅导。大家提前学会一两套后,遇到大型活动,便只需编排队形。编排队形也是一件很繁琐的事,她在家里翻来覆去构思并画好了图形,又在活动群体中找了几个助手。众人齐心协力,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
侯老师自豪地对我说:“我们扭秧歌的队伍,有一年多达上百人。”如此庞大的一支队伍,人人身着花花绿绿的服装,欢快地在矿区的街道上,伴着鼓点,整齐有序地扭秧歌、打腰鼓,那场景真是热闹!我记得侯老师总是在脖子上挂个小哨子指挥,她说:“这个哨子还在呢!我编排队形的那些队形图,兴许也都保存着……”

十几年间,侯老师带领的这支职工家属闹红火的表演队伍,多次在矿区获得赞誉。她们前往坑口慰问下井工人、走街串巷深入居民区、代表矿区参加局里的元宵节展演,还3次被选上参与区政府组织的元宵佳节大型活动。

做冰灯

郝妙海

元宵节,也被称作灯节。

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,挂花灯、闹花灯,是元宵节的主要习俗之一。记得上世纪50年代,家中有一对不知传承了多少年的老式宫灯,六角形,木框架。过了初十,爷爷便从厢房梁上将它们摘下来,把旧纸刮洗干净。妈妈细心地糊上新麻纸,再贴上红红的窗花,粘上花花绿绿的穗缨。正月十四夜间,点上蜡烛,挂到街门两侧,然后一天换一对蜡烛。过了正月十六,再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挂到屋梁上。那时候,只要灯笼一挂,似乎就闻到浓浓的元宵味了。

后来,那对宫灯由于太老而散架了,但它们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。以至1980年元宵节,我们村组织花灯比赛时,我凭借在生产队当了三年木匠学到的本领,照猫画虎,也制作了一对宫灯参赛,竟得了一等奖。此后几年的元宵节,这对灯笼都会在我家的院门口张挂好几天。

后来,我搬家了,有一个更大的院子,院内还盖了小二楼。元宵节挂灯的习俗,也仍在传承着。但这一习俗,也与时俱进了。一是科技进步,灯的样式越来越多,可以全部购买,不再自制了;二是灯已不单单是挂在门上,而是窗上、楼顶周边,甚至院内的树上,全是灯了;三是张灯已不限于元宵节,而是从年节前就挂起来,一个正月都灯彩熠熠,满院生辉。

2013年春节期间,从电视中看到哈尔滨冰灯,我突然想到,做个冰灯来玩玩,也不是什么难事。首先,我从朋友开的印刷厂里,要了两个油墨桶。这种塑料桶,约30厘米高,口稍大底稍小,呈圆台形。

正月十四下午,我把两个桶接满水。再从储藏间找出来早先年画画玩时剩下的一红一绿两小瓶广告颜料,分别倒在两个桶中,用一根棍棍搅匀了,然后提到院内,放到南房的墙根处。

第二天,也就是正月十五。吃过早饭后,我将两个桶提到院内的花池处。冻了一夜后,桶内的水表面已结了冰。我找个改锥,用锤子在桶顶中心处,慢慢敲凿,各凿了个直径约5厘米的圆孔。这才发现,冻住的冰,也就约2厘米厚。我款款地将桶翻过来,把桶中心未冻住的水倒在了花池内。然后,将桶慢慢倒置在几块砖头上,提了壶热水,均匀地在桶底、桶身上浇了一下。稍顷,桶便利利爽爽地脱了下来,两个一红一绿闪着光的桶状冰灯壳,便成形了。

最后,我将正房檐下,那棵桃树近旁花台上的花盆撤掉几个,将这两个冰灯壳翻过身来,圆孔朝上摆在了花台上。天快黑时,我将固定在早就准备好的铁丝支架上的两支蜡烛点燃,并从圆孔中吊在了冰壳内。

那晚,在满院彩灯的映衬下,那对冰灯随着蜡烛光的跳动,忽闪着浅浅的红光和绿光,整个小院,便弥漫着一种别有风味的气氛。当晚,好几个从门口路过的村民被吸引,都进来看稀罕。几个子孙,更是一会儿跑过去看一看,生怕蜡烛着完了。

稍有遗憾的是,那年的元宵节,已过了雨水节气,天气已不那么冷了。正月十六,又是个太阳高照的好天气。到中午时,这对冰灯便融化了。

如今,春节、元宵节期间,家里家外、小区内外随处可见各种灯彩,但我仍会想起那一对冰灯。

背铁棍

王安芬



背铁棍 杨靳葆 摄

正月里闹红火,我们徐沟的背棍铁棍,那可是咱山西的大型社火活动,是一项有着400多年的民间传统艺术。自古就有“南庄的火、太谷的灯、徐沟的背棍铁棍爱煞人”的美誉。

小时候一过大年初五,我们全家都参与到村里制作背棍铁棍的队伍中。大姨和母亲带领一帮手巧的妇女们缝制彩衣、绣花、贴金边。我也凑过去学做头花、串珠子、缝制护腕上的小花,渐渐培养起我对女红的喜爱和兴趣。我妹夫和弟弟也都是村里背棍铁棍的设计制作能手和参与者,他们焊接的模型让人背起来舒服,制作的铁棍能转动360度,他们做的

头饰凤冠可以和戏班正规的戏装相媲美。

记得正月闹红火,扭秧歌、耍龙灯、跑旱船、二鬼摔跤都是大家爱看的。表演人员早就在锣鼓声中开始演练,群众热情高涨。背棍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表演,下面的人好像一个大力士,一只肩膀毫不费力就托举着一个道具上面站立的一个或两个小女孩。亭亭玉立、身着彩衣的姑娘踩在雨伞上,或是一支笛子、一张弓上,用手轻挥柳枝,整个身体悬在半空中,使人看了不可思议,背棍的玄妙就在于此。

铁棍《西厢记》,只见张生手托文房四宝,莺莺巧妙地蹬在一本书上,悬在一旁,

而小红娘则是在花中嬉戏,惊险异常,看着扣人心弦,美不胜收。不禁令人感叹民间艺术的魅力。更有铁棍《红楼梦》,刘姥姥手挎竹篮,平儿机灵地站在一根莲藕的尖梢上……一根背棍、一根铁棍就是一出古戏,看着逼真的人物造型,那古色古香的飘飘戏服,恍惚间带着思绪回到那戏里面,这些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故事就这样印在脑海根深蒂固。人们跟着节奏仰头看,啧啧称赞,笑意和满足挂在脸上。

如今,徐沟的背棍铁棍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,他们把背棍铁棍带到了大江南北。元宵节就要到了,一起去看徐沟的背棍铁棍!